

日七十月一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 期 一

學 匯

第 四 百 二 十 一 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歡迎索非出獄

老 梅

監獄是主義者的別墅！

監獄是現世界的縮圖！

兩句話是日本同志的警語，也是實語，因為一個主義者，入革命鬥時，已經把全身血肉都拋在門外了！加以現世界到處是陷阱，也似專為主義者而設置的，那裏會逃出那天羅地網！去歲同志索非，受同人的委託，到保定探視東閔村的冤案，不料被那無心心的神甫，縛送於軍法處，忍受那鞭打棍壓的非刑，終無一語涉及同志，遂被送到監牢裏去。數日無消息，同人都說：

「索非怕是犧牲了罷！」

我說：

「不能！」

口裏雖拿這兩個字！慰，心裏未嘗不擔憂。你想那些荆棘裏的蛇虫，陷阱口裏虎狼，那一個不是吸人血，吃人肉的殘暴東西，拿索非般的弱身體，如何禁受那些虎爪狼牙的非刑？怕早死了也不一定呀！但是人死了，連個影響都聽不見麼？

「不能，索非還在哩！只怪同人未敢向虎穴中探察罷了。」

果然，今年六月間，飛來了一紙書，繩頭小楷，是索非的手筆呵！字字血，行行淚，挾帶着些憤激的聲息，我讀了一卷一喜，喜的是索非有了消息哪！悲的是他竟受無限痛苦担了個炸彈案嫌疑犯的罪名，但都是我們的責任呵！

我曾與曹錕信，求他實寬杜這好人。我曾與陸錦信，求他快昭雪這冤獄，但是「人」的聲音。如何進得豺虎的耳朵裏呢？一個不回答，一個不答理，難道真教我的小朋友，永遠囚禁在獄牢裏麼？

「不能！他們不釋放，我要去釋放囉！」

革命軍起來了，曹也現位了，陸也去職了，同志們都有了活人權了，釋放索非，好像我參與這回革命的唯一目的！

「索非！出獄來了，別墅音樂否？比較這不自由的世界，定何如？初到出獄的信，已經喜的睡不着了！這說甚麼哩！」

「索非，你出來了，還有些不自由的人們，在處處監獄裏，你已嘗夠那別墅的風味了！——知到不是二人一居的地方了。伏和我攜手，把那些隔絕人類的圍牆，開打倒了吧！然後再向這不自由的世界，施行總攻擊呵！」

這便是我的歡迎出獄詞。但是索非呵！出了那小監獄，莫忘了這大監獄！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至於馬，乃是天生的一種動物，本不屬於人類私有，因人有智慧，設法利用他駕車乘人，才把他那一幅縱橫馳聘的天才，屈壓在韉轡鞭撻之下，還要說他是天生爲人坐騎奔走的，理應歸人私有，於是有了我的馬你的馬他的馬三樣稱呼，算才成了個人的奴隸，絲毫無自主之權了。俗有好馬不韉韉鞍轡，好女不配二夫男的怪話，因爲古時視女子爲男子所有物，和馬牛一段，任男子驅使，不能自主，大違反男女平等的意義，相沿數千年，這種觀念，牢不可破，所以看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話，便道：可以願妻室與朋友共了，於是又演成共妻的——朋友妻大家欺——戲論，不知妻也是人，不能和車馬輕裘一視同物，真正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連夫妻名稱都要取消的，共妻的怪話，又從何說起，這本不值一辯駁，但一般無見識的奴才，往往拿這一句不合理的話，非笑真正共產主義，所以趁勢說破了他，休嫌記者亂扯！

又肥馬和輕裘，是一對，今子華使於齊一章中原句講，應該說乘肥馬衣輕裘，不然，便應講願車馬輕裘，或願肥馬輕裘與朋友共，再

不然，衣字作爲名詞，可以說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衣是普通衣服是皮衣，可以分開的)今日，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頗覺詞意不達，想是錯簡，惜無古本可對證，且查此事，讓校警家去研究，如今且把輕裘和肥馬連起來說，單曰馬，曰裘，或者是一騎瘦馬，一件老羊皮衣，不其愛惜，拿來派給朋友去騎去，騎傷了，穿爛了，也不要緊——敝之而無憾，若是肥馬輕裘，乃是本人心愛的東西，要教他割愛讓與朋友共用，除了子路，怕沒有第二個人了(記者常和朋友討論共產，便有許多人講，一固然天下的珍奇產物，當與天下人共之，如奇文或共賞，好書與天下人共讀一般，但一個人嗜好古董，總喜歡一日三摩挲，相看兩不厭，怎忍須臾離，如佩劍，如囊琴，不是李子扎，莫望他挂劍在徐君墓上，不是伯牙，莫望他擁琴在馬鞍山頭，真如戀人，如知友，相親相愛，同生共死，一旦強他與人類共，像佛法一切施捨，他便要講，「君子不奪人所好」，你告道「某不是君子」，他必答道：「我也不是佛」，「那才真正沒法子，想，(必如唐太宗智斷蘭亭序的故事才行，豈不是共產學說的大障礙：！」這段話確真有理，可以供主義者研究的，記者主張共產主義，應該添加子路這一個「願」字才好，願是本人自己情願，不是別人勉強他情願的，(政府迫人納稅租，本非人心所願，還要強教人寫一紙甘心願意輸納的條子，真正罪過)，凡人願意和人類共用，共覽，共玩的產物，都可自由去共，若不大願意，便不必勉強，恐損傷他的自由天權，或曰「這話很危險，若人人都不願把所愛的物產，拿出本和人類共，豈不是一萬年也不能共產麼？」記者曰：「不然！個人隨時的產物，本來沒有許多，讓他一時專有，也無損於公衆，至於一切普通物件，是共產時代，人類樂意歡大家享受的。」

(未完)

致全國同志書

七稿 紅

親愛的同志們！從五四運動以來，各種主義都漸漸移植到中國，所以批評的人也很多了。我常聽到人說，無政府主義者是不能做事的。本來一般人的批評，多半是站在錯誤的方面，我常想作十個歌劇的表現人類各方面的生活，其中代表輿論的，便是蒼嵐之歌，你們由此，可知道我們對於一般人的批評是如何的藐視了！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藐視輿論，我們對於他終須給以相當的注意做事，必須注意事實，輿論在這裏，正是事實之一。無論如何沒有價值的批評，一到一般人的嘴上，便對於我們的主義，會發生很大的阻礙。各人信各人的輿論的時代現在還沒有到呢。所以我們對於這類的批評，必須要找出他們所以有這樣批評的原因。我們對於自己，必須要把招致壞批評的地方，加以一種審查，對於一般人，我們必須要給他們幾種重要的觀念，使他們發覺了他們的錯誤。我們要使壞批評無由而生，縱生亦轉瞬而滅。我們要努力造成的好輿論，使社會上，不只相信我們的主義的完美，而且要相信我們有達到這種主義的充分的能力。如愚，我們的主義必定會有一日千里的發展，成功的時期可計日而待了。但是，我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呢？我們怕只做到反面罷了。推原其始，我們的五四運動時幾個同志，不能夠不負這種責任了。而且，這幾個同志，我比較還熟識一些，所以我知道的也比較詳細。我現在先從這裏把我們所引引起人的非難的緣故，作一番詳細的說。

一、無政府主義者多半是由研究學理而出發的。研究學理的人，在舊日多半被人叫作書生，在舊日的社會，學理在事實上是完全無用武之地的。而舊日的社會，在研究學理的人看來，也越顯其惡劣，由此而造成的對於事實的輕視，的確是研究學理的人的很普通的現象。但現

在的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現在是到了學理支配一切的時代了。所以從前憤世嫉俗的理想家，一到發見了無政府主義，他們便馬上主張了，而且馬上便實行去。然而因為舊日漠視事實的緣故，所以對於事實是隔膜。又因為理想與事實相隔太遠，所以初接觸事實的理想家，自然免不了有拘執的地方。所以一般還沒有完全認識了現代的自命能幹的新青年們，便根據這種暫時的現象，遂一致的把無政府主義者不能做事的武斷的定論，強加在我們的頭上。

陝北農社的過去和現在

真 晶

「我們今日請諸位長者來到這裏，並不是專要，大家吃些粗飯，喝口淡茶的意思，實在是有許多關於咱們老百姓切身利害的話，要和諸位痛談一下。并且這些話在我們胸中，已經鬱積了多時，直到今天才有機會和諸位開懷暢叙，我們實在快活，想諸位長者也定很願聽吧？」

「要說什麼話呢？諸位長者，想一想我們三邊的老百姓現在所處的是什麼地位？所過的是什麼生活？不怕諸位惱怒，直爽地說，簡直處的是十八層地獄的地位，過的是不如牛馬的生活。別的暫且不說。只先數一數老百姓頭上頂戴着多少王八烏龜；什麼總統呀，督軍呀，省長呀，鎮守使呀，縣知事呀，縣佐老爺，這些都是害人最厲害的東西，民脂民膏，盡死他們吸吮。再數什麼兵丁呀，衙役呀，民團呀，土匪呀，這些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東西，民命民財，盡被較輩喪亡。再其次就是紳士呀，團總呀，排頭呀，甚至至於無賴地痞，光棍乞丐呀，這些有的是窮漢閻王，有的是薄命小鬼；或依勢壓人，如狼如虎；或假公濟私，如狼如鴇。或白晝索米要鋪，敲骨及髓；或黑夜偷竊盜

馬，食肉麩皮。試問處在這種地位，和在地獄裏相差多少？諸位長者，生於斯，長於斯，這種辛酸苦辣的滋味！想必嘗得够了！回頭來，看我們老百姓忍飢挨餓，辛苦終年，風吹雨打，歲無寧日，幸遇豐年，或可得一溫飽；倘值凶年，除了繳租納稅而外，只剩得一個「死」字了——小民何辜？遭此重殃！牛馬受苦，羊人尚供飲食。我們百姓，勢死若死，有誰來同情飢餓呢？

「說到這裏，大家一定要垂頭喪氣，怨天才命哩！但是諸位再不要發愁了，我們所以弄到這個地步，並不關乎天命，都是咎由自取的呵！你看世界上不論什麼富者貴者，強有力者，都不是靠我們老百姓活着的嗎？我們若不給他們當兵納稅，供衣供食，他們都要餓死凍死呢？實在說來，我們老百姓是世上的主人翁，別的不過是奴僕罷了。他們現在如此專橫強霸，也不過是奴欺主耳。可是我們還要仔細想想，究竟為什麼才落到這種地步。怎樣才能振作起來。恢復固有主權？譬如醫生看病，必先診察病源，然後對症下藥，方能見效。試問我們三邊老百姓現在所以人欺負的原因在那裏？請諸位想一想！」

記者週視一匝，見衆人皆聽得出神，無發言者，乃不慌不忙給他們舉出一個故事來。

「古時一位老人，有二十個兒子，兒子們彼此一和，常相打架，老人憂愁的很。臨死時，將二十個兒子都喚到面前，乃出示羽箭二十枝，命其子每人折一枝，皆折斷。復出箭二十枝，命一子共折之，則不能斷。老八乃鄭重吩咐道：『單則易折，衆則難摧，汝等謹記之！』其子皆大悟，再不復相鬥，亦無人敢欺其兄弟者。」

「諸位聽了這個故事，就該知道我們受人欺負的原因是什麼了。試看咱們這裏的百姓，三里住一家，五重住一戶，平素開爾爲爾，我爲我，彼此不相往來，好似一盤散沙。有事時，各人自掃門前雪。莫

管他人瓦土霜，冷眼旁觀，袖手坐視。惡人乘我勢孤力弱，便可爲所欲爲，好似折一箭的樣子。倘若百姓彼此關照，不分你我，同心協力，抵抗惡人，則二十枝箭，實在不容易折斷呵！古人說過『衆之所歸，勢之所趨，雖有大力，莫之敢逆』。只要我們都聯合起來，人多勢衆了，誰也不敢來欺壓我們的。諸位不信，請看蒙古人民。他們雖然散處沙漠中，表面看來，易受人侵犯；然而實際上却不如此，這就是因爲他們有『傳都貴』（譯音）的良善辦法——一處發生事故，『都貴』則騎馬傳集各旗蒙人共同解決之——大家是深知道的。從此看來，我們的藥方子，就可以着手了。

「簡單地說，就是從此以後，我們老百姓大家聯合一氣，結成個堅固的團體。十家如一家，百人如一人，彼此親愛，互相扶助。如有貧更勞神，營私舞弊，納賄吞款，大家羣起圍逐之；如有土匪乞丐，殺人放火，明搶暗劫。大家合力抵抗之。俗語說，『一夫捨命，萬人無懼』。我們爲了父母妻子，生命財產，犧牲自己，亦所不惜；他們則僅爲刮地皮，掠貨財，萬不肯拚命的。最後勝利，定歸我們所有。請勿氣餒，自暴自棄呵！大家以爲如何？」

諸長者同聲開言道：先生們所說的道理，實在不錯。我們這裏，古人也有這種辦法，有的叫做羊頭會，有的叫做『吃各事』。這就是『一家有事連三四』，百姓們自己保衛的辦法。『嘆如今的人，都怕出頭露面得罪人，又都不能齊心協力，所以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今天先生們既然這樣提倡，真是再好沒有的了。咱們就商議一個切實的辦法，把四週鄰近的人家，都聚集起來，吃個各事好了！』

我們拍手贊成道，古人纔有這種辦法，真是好極了！我們乘正月大家無事的時候，把格意思，一一告訴他們，再定一個日期，都來農社，大家商議個辦法，定幾條規則，你們以爲如何？」

大家一體贊同。自次日起，我們分路進行，向四鄰告知大旨，定於正月二十日都到獄內，跪來跑去，忙了四五日，才算把十幾里左右的人家都通知了。

(未完)

小詩

索非

我一合眼，
看見了恐怖的黑暗；
我一睜眼，
看見了金色的和平。
呵！
願我永遠睜着眼呵！
願人們都永遠睜着眼呵！
一九二四，十一，十三，晨，——出獄之次日。

夜起

這一

夜起對明月，
明月何娟娟！
清聲如作話，
使我已若醉。
鏡看人我懷，
幾我相思淚。
！玉宇靜沉沉，
人竟忘却睡。

學 廣

三八，九，二四。

淚兒珠

道

涓涓淚珠兒，
滴滴向誰灑？
向誰誰不知，
灑到鴛鴦瓦。

涓涓淚珠兒，
無聊盡拋棄。
多少傷心事，
使我難回憶。

涓涓淚珠兒，
還是滴不休；
對人不敢彈，
背人且暗丟。

涓涓淚珠兒，
灑却已無限，
還要存些須，
留來作自贈。
三八，九，二七。

五

俄國柴霍甫著 (續)

賀凱譯

賭

「明日正午十二點，我要得了我得自由與權利。要看見太陽，去普通人民中。但我未離開以前，我想最要緊的是與你說些話。在我自己最純潔的良心上，在監視我的上帝面前，我自告與你：我是重視我的生命，自由，康健的。你的那許多書，是喚起世界上的幸福的。」

我學了十五年的塵世生活，在我眼中，沒有地球，沒有人類，但我在你的書裏歡笑着美酒，唱着歌兒，在深林裏打獵野豬與麋鹿。戀愛着婦女，……美麗的婦女們正好像半天空的彩雲，被你的天才詩家的幻術生出來。她在晚上拜訪我，告訴我許多奇異的故事，這種故事，使我的頭昏昏醉着。

在你的書裏，我爬上高加索山頂和孟卜蘭山上，在那地方望着早晨的太陽是怎樣的上昇，晚來佈滿天空的太陽紅光，和汪洋大山織成一片紫金顏色。我看着我頭頂的電光如何輝映着半空的美麗彩雲。我看着青翠的樹林子，田地河流，湖澤，城池。我聽着海上女神的歌，吹管笛之音。我接觸着飛來報告上帝消息的美麗愛神之翅，……在你的書中：我是跌入一個無底的深淵，我作了許多奇異的事，燒毀了世界上的許多城池。另傳一種新的信仰，戰勝了世界各國。……就世紀以來所發生的八間有力的憂慮，在我的頭骨中，已經把牠們都壓榨成小土塊了。我相信我比你們大家都聰明！

我看不起世界的幸福與智慧，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空的，不真的，幻想的迷迷糊糊好像半空中的棉團。你雖然是明智尊嚴而自驕，但「死」在地球上掃除你，正如掃除地下的小老鼠一樣。你的歷史，你的才能，如同冰溶液與國的地球詩同歸溶化而無餘。

你是瘋了，你是走錯路，你把「假」當作「真」，「醜」看成「美」，倘

若蘋果樹和橙子樹結下許多蝦蟇，和蜥蜴，蔷薇花吐出馬汗臭味，你見了一定是很驚奇的。正和我驚奇把「天」看成「地」是一樣的。我不去研究你了。

我教訓與你：你所依為生活的，我實看不起，我拋棄了從前所夢想為樂園的那二百萬元，我自己剝奪了自己的權利——我將按條約所定之時間早出五分鐘，以毀滅了這條約。」

銀行家看完，把紙放在桌上，在這奇形的人頭上接吻，并且哭着。他走出了這囚犯屋子，覺得十分輕視自己，——這是不論何時，甚至當交易所受大損失以後，他也沒有這樣的。他回到自己屋內，躺在床上；睡夢之中只有煩擾與涕淚伴着他經過漫漫的未死。

第二天早晨，可憐的看守人跑來告與他說屋內的囚人從窗中爬入花園，跑出門外不見了，銀行家立刻帶上僕役去看，果然囚犯跑了！他回到家裏，按滅了這不重要的消息，桌上把那張廢棄的條約鎖在保險箱內。

〔完〕

這篇小說是從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 譯來，前期被手民排錯者特更正於下：

第四百二十期，第五段下「他從門子進去，就是香」房……」因來「邊」字誤排「香」字。第七段七行「……意外喊聲」尖的聲音。……」原為「意外喊聲和足尖的聲音。」——譯識者。

廣百論釋論科釋

(續)

惠天菩薩造論本 談法菩薩釋論
玄奘三藏法師釋 酌象 科釋

(已)初無住……………無常二句
(已)次是常……………初若二句

(戊)次驗.....譬如四句

(丁)別檢

(戊)初待不待破.....時若二句

(巳)初待

(戊)次不待

(巳)次不待.....時若二句

(戊)次異破

(巳)初異

(巳)次一.....法與二句

(戊)次弱劣破

(巳)初無用.....無常四句

(巳)次是常

(戊)末生起破

(巳)初俱生.....無常二句

(巳)次始起

(巳)初略攝.....或彼二句

(甲)次一顯申明俗幻有義

破見品第四 一品二十五頌大文分二.....若法四句

(甲)初二十三頌發微

(乙)初五頌第一週破邪申真空無義.....無所四句

(丙)初四頌破邪迷

(丁)初錢劣過.....冥和四句

(戊)初無三德

(戊)次不自了.....觀有四句

(丁)次障覆過

(戊)初不信疑.....捨諸四句

學 畢

(戊)次無捨證.....不知四句

(丙)次一顯初明信利顯真空無義.....若於四句

(乙)次十一頌第二週破邪申真空無義

(丙)初七頌破邪迷

(丁)初撥妄執

(戊)初撥.....觀現四句

(戊)次呵

(丁)次顯所由

(戊)初少智生.....不知四句

(戊)次非串習.....生死四句

(丁)末彰過失

(戊)初總彰.....諸有四句

(戊)次別彰

(巳)初進彰.....寧毀四句

(巳)次退彰.....寧破四句

(丙)次三頌讚美空義

(丁)初證正知.....空無四句

(丁)次破邪執

(戊)初怖熱痴.....愚聞四句

(戊)次摧惡見.....諸佛四句

(丙)末一顯次明信利顯真空無義

(乙)末七頌第三週破邪申真空無義.....諸有四句

(丙)初六頌破邪迷

(丁)初破邪執

(戊)初明利.....若知四句

七

學 誦

(戊)次勸捨

(丁)次破邪分別

(戊)初標

(戊)次釋

(戊)末破

(戊)初定

(戊)次破

(丙)次一頌末明信利顯真空無義

甲次二頌勸信

(乙)初開邪

(乙)次申正

破根境品第十五一品二十五頌大文分二

甲初二十四頌破邪根境執顯境空義

(乙)初二十三頌第一周分別廣破邪執

(丙)初十頌破境

(丁)初總破六根境

(戊)初別破眼根境

(戊)次例破餘根境

(丁)次別破色

(戊)初有方分破

(己)初不見

(己)次障碍

(己)次舉喻

(己)末類餘

(庚)初總類

見諸四句

婆羅四句

婆羅四句

恭敬四句

如苦四句

略言四句

世下四句

有智四句

於瓶四句

諸有四句

於唯四句

有障四句

極微四句

一切二句

八

言說二句

(庚)次非所取破

(己)初體破

(庚)初離破

(庚)次即破

(己)次因破

(丁)末總類餘

(未完)

離顯二句

即顯二句

離色四句

小 通 信

同志們：我沒受損害，你們為我担心，實深銘感！現已安全出獄，用特告慰。

子函：給梅停，見，我沒有死，還是很健康，很活潑地安全出獄，請寬心，

雨銘，潤舟，春溪：我已抵京，請來一見。

索非

霖哥九月中旬我給數次信未見回信望速來信以免盼念

公權